

老伴在外寡言少语、不善表达,在家却常唠叨不止、啰唆不断,语言重复程度之高,也是少有的。这不,刚离家不久,手机微信中就跳出:“慢慢走,注意安全!”的叮咛,这七个字一如统发稿,一字不改,只要我外出,必定如影相随。我已是六十开外的老汉,还享受着黄口稚儿似的关照,感觉烦不胜烦,又啼笑皆非。

微信朋友圈里也有这样一位老友,早我七年退休,自三年前主动加我微信之日起,每天上午八时,雷打不动地发来一条微信问候,永远是:“早上好!”加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图案。我有二十多位微友每日也彼此问候,虽然表达的内涵相同,但文字、图案绝不会天天雷同,只有这位老兄始终坚守一成不变的问候格式。我猜,老友或嫌麻烦,或顽固执拗,或图省事,才选择“重复”的模式,但对方的善意不能辜负,来而不往非礼也,我也总是及时回礼问候他。

有一天,重复的早上问候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,向老友发微信,他也不回。起初以为,他可能出外旅游,或忙于杂事,无暇回复。可连续三个月杳无音讯,我隐约感觉不妙。此时,与这位老友常有联系的一位同事问我:“有老王的消息吗?”我说:“以前天天有的,突然中断

己饥己溺有王令

诗品就是人品。王令是一个知冷知暖的文化人,他本来可以为官一方造福百姓,可惜天妒其才,英年早逝。但是他的人品诗品却给酷暑留下了清凉。如何识鉴王令的诗品?叙事、推远、忘己、循道。叙事非常精妙,“清风屠热”,自然风和官场风,哪里刹得住炎热和狂热,“落日上山”,气候反常,余威灼人,经久不息,叙事夹杂议论,独到又精粹。

王令的推远功夫过人,他会在很自然的场景中找到推远的视角,从自然气候出发,“人惧”“天惜”,天与地的对应关系清晰,自然而然的联想,绵绵不绝的延长,这不是简单的文学想象,是天地人系统思维的表达。天道反常,人心惧怕,不是偶然,是没有尊崇道法自然的必然。生态出现状况气候出现反常,不怨天尤人。

忘己,是诗品境界之窗,诗人找到了理想的清凉世界,“昆仑之高有积雪,蓬莱之远常遗寒”,冰清玉洁,高新深远,是胜地,而不是沃土;是台地,而不是家园;是躲避,却不能永居。“不能手提天下往,何忍身去游其间”,因此,诗人的触点在于民众,悯人忘己,从天道又推远至人道,使全诗从自然界到眼界到意识界全部打通,真正完成叙事、推远、悲天、悯人、忘己、循道的格局。

大灾大疫,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生民,这是中国文化,文人品格,也是为政者的宗旨。暑旱苦热,“不能手提天下往,何忍身去游其间”;洪灾水涝,治水专家三过家门而不入,“救取壮家汉”“救护开方便”。

王令还曾经写过一首《述志》:“士志于道,得其时则持其道,进而行之天下。所得吾志者,道也,富贵岂吾之志哉?非其时,而道不行于天下,则去富贵而不居,是犹吾之志也,何曾损益于吾心哉!”也就是曾子所讲的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士志于道,王令的理想就是追求大道,而非小我的富贵荣华,如果此道不能够伸张发扬,那么就该抛却富贵而不居。这使我想到了“己饥己溺”——《孟子·离娄下》中的名言:“禹思天下有溺者,由己溺之也;稷思天下有饥者,由己饥之也;是以如是其急也。”这段话,有人解释为别人挨饿、落水就像自己挨饿、落水一样,能够换位思考、体察民情。也有人解释为,看到别人挨饿、落水,感觉仿佛是因为自己的“不作为”造成的一般惭愧。其实这两种解释都是形容在位者关心人民疾苦,也比喻对别人的痛苦深表同情,并将解除别人的痛苦为己任。这也正是王令的《暑旱苦热》中体现的恤民、爱民、便民、养民之深情。

这首诗让人有太多感触。气候变化天命不可抗,但也有人为自作孽:无序发展,错;独占资源,错;领地意识,错;只身游其间,错错错。珍爱地球共享资源,是良;救灾救难,是善;循道依法,是序。

了!”“你收到他最后一条微信是哪一天?”“九月十八日。”“我也是。”同事辗转询问,得到确切消息,这位老友一个月前已不幸离世。退休几年里,他经受了四次大手术,临终前叮嘱家人,不要打扰老朋友,让他静静地走。

在与癌扩散顽强抗争的日子里,仍不忘天天向老朋友微信问候,这是怎样一种对世界的热情?我的眼眶为之湿润。重新翻看三年来一千多条每日必至的“早上好!”每一条重复的问候,都像一颗闪光的珍珠,串联起感人的回忆和珍贵的情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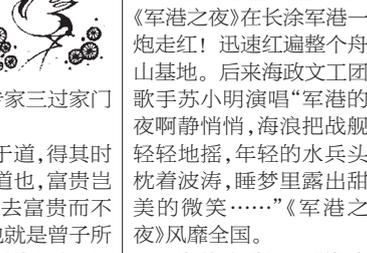
走笔至此,忽然想起鲐背之年的祖母,在浙东老家养老的最后几年。每次,我从上海去看她,印象最深的是满头银发,一脸皱纹的老人坐在家门口的藤椅上晒太阳,虽然衰老得有点神志不清,可一看见我,总会问一句同样的话:“饭吃过吗?”口齿一点也不含糊。到了暮年,祖母仍在一直牵挂她一手拉扯大的孙儿。

其实,生活,每天有多少事不在重复?“镇日叮咛千百遍,只将一句频频说。”家人、朋友的重复叮咛与问候,看似啰唆,单调乏味,但背后的关照、惦记、友善、祝福,全是人生难以割舍的滋补品。“重复”,读你千遍不厌倦。



1980年春节过后,海政歌舞团创作员马金星、刘诗召老师深入舟山群岛东面的长涂军港,与水兵同志同住同操练同巡航触发创作灵感。入夜,听着军港的波涛轻拍着战艇,水兵的吊床轻轻摇晃,马老师浮想联翩,连夜创作出初稿,刘老师谱曲。在巡航归来的高护艇甲板上辅导水兵学唱,听取他们的意见。歌曲修改了多次,作品杀青,正式请文工团演员在水警区礼堂演唱。《军港之夜》在长涂军港一炮走红!迅速红遍整个舟山基地。后来海政文工团歌手苏小明演唱“军港之夜”风靡全国。

为什么歌词是“海浪把‘战艇’轻轻地摇”而不是“战艇”?要说明的是:能够把靠泊的战艇轻轻地摇这种状态,以我的经历,只要不是台风,一般只能是指“战艇”,因为称为“舰”的一股都吨位大,靠泊时稳定性好,基本不会有摇晃的感觉;只有吨位较小的“艇”才会有摇晃的



感觉。称为“艇”的一般指鱼雷快艇、潜艇以及后来的导弹快艇和当年装备最多的高护艇。鱼雷快艇没有生活舱,靠泊码头时水兵住水兵大楼,潜艇也是这样,当然不会睡眠时“轻轻地摇”。水警区所辖的高护艇有生活舱,分为前舱和后舱。当年,夜晚在大礼堂看过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后,我返回南岛,交通艇靠泊在高护艇外侧,走过高护艇甲板时,透过舷窗的灯光,看得见水兵盖着毛毯和军大衣,还有睡觉时的安详面容,狭窄的吊床由铁链悬挂,“海浪把战艇轻轻地摇”一说,应该就是指高护艇的夜宿场景吧!不用战“艇”而用战“舰”,符合部队习惯说法,也或许是为了唱词的音韵。不写水兵巡航时的英姿,不写护渔护航时的军民鱼水情意,不写战备锚泊时的艰辛,而是从水兵经过一天的巡航、疲惫入梦的情状切入,暗衬水兵战斗生活的一切场景,可谓以微见著,创作思路别出心裁。

长涂军港所在长涂岛分为北岛和南岛,两岸都有海军码头。军港东面、南面和北面都有山岭围护,有东北和西南两个出海口。初登军港时老班长就告诉我:“长涂军港是世界级良港。”每年的台风季节,前来避风的各省渔船几乎塞满了宽阔的港口,仅给舰艇出航留下一条窄窄的水道。孙中山先生于1916年视察舟山时,专程莅临长涂港,并称“长涂港藏而不露,是历代屯兵

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,舞台上的“越剧王子”赵志刚形象玉树临风,唱腔委婉动听,永远一派儒雅潇洒的书生形象;生活中,他则是个性格开朗、语言幽默的“好男人”,特别善于“出噱头”,模仿能力超强,可谓学谁像谁,活灵活现,艺术天赋很高。

今年初夏,赵志刚与我通电,开口就说了起戏话:“汝刚,我一直想称你‘刚哥’,怕人误会打国际电话到‘刚果’,所以,我还是称你‘刚兄’吧。”我笑着回答:“称呼无所谓,反正我们是‘双刚(双缸)洗衣机’,艺坛好兄弟,有事请开口。”志刚切入主题:“想邀请你参观我的画展……”“什么?越剧王子要开画展?哪天开幕?……”正说得热闹,手机突然窜进不和谐的嘈杂声,原本清晰的语音有些模糊。我提高嗓音问道:“画展在什么地点?”对方回答迅速:“西太后!”随即电话挂断。我心想:赵志刚又出噱头了,你又不是清代宫廷画家,开画展与西太后有啥关系?下次见面告诉我,这种噱头不是“肉里噱”,属于“外插花”,不太好笑。

不多时,手机发来请柬:姜昆、孙国康、赵志刚三位艺术家联合举办画展,地点:西太湖美术馆。我不禁好笑,把“西太湖”听成“西太后”,莫非早期老年痴呆?

好友相邀,应当捧场。于是,我不顾酷暑难当,不畏路途遥远,准时赶到位于常州武进西太湖美术馆。这时才明白,西太湖美术馆就是刘海粟美术馆。画展场面相当热烈,三位艺术家的作品使人眼前一亮:姜昆兄的作品中,不仅有内容幽默的书法,还有韵味独特的国画,特别

《军港之夜》诞生地

俞鸿虎

储将的好地方。”他在《治国方略》中把长涂港列入军港和渔业大港规划。《军港之夜》诞生在长涂军港可谓实至名归。音乐家的才情、歌手的激情、海军老兵的豪情,都体现在《军港之夜》的歌声中。回忆我待在那里的点点滴滴:有东海龙王传说的大龙山、浪荡山、黄鱼山和东西鹤嘴山,海滩边的渔村,灯塔,还有海面低翔的海鸥和高飞的大雁……伴随着《军港之夜》的歌声,成为我终生的美好记忆。

七夕会

盛夏季节,“双抢”是最辛苦的日子,每天早出晚归。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个惯例,每天上午九点左右,家里人送点心到田头,大家吃点点心,也是休息一会。所谓点心,也就是农民家里能够自备自制的食品。老南瓜烧白米饭,乌豇豆烧饭或粥,加点糖,已经是很享受的点心了。有时候很简单,就是冷饭,加乌干菜或萝卜干。偶尔有人家送档次高一些的点心,红烧油煎饼,放点糖,再放点酱油,撒一把小葱段,亦甜亦咸,又香又糯。坐在河塘的树荫下吃,一阵风过,真能飘香十里,引人馋涎。

我们家经常来不及做点心,只有一碗冷饭加乌干菜。但只要有时间,祖母尽量变花样做点心。糯米饭、老南瓜烧饭、小煎饼、麦羹烧(即麦摊饼)……麦羹烧的花样最多,可以做成甜的,也可放入嫩南瓜丝,或者葫芦丝,或者倒笃菜,做成咸味。现在听弟妹回忆,做得最多、印象最深的则是茶盅糕。茶盅糕相对来说制作比较省时间。用冷水和米粉,把和好的米粉放入茶盅中,加点糖,再加米粉至茶盅沿按实压平,在蒸架纱布上扑出,隔水煮熟即可。说起来简单,要做出可口的茶盅糕却也得下细功夫。米粉要粳、糯比例合适混匀。和水后的米粉粒要搓细,否则煮熟后就会是一大块粉团,甚至没有

越剧王子开画展

王汝刚

是他绘制的侯宝林大师漫画像,寥寥几笔,惟妙惟肖,抓住了侯大师特征与神韵,让人忍俊不禁。孙国康先生的父亲孙鹏志是周信芳大师的嫡传弟子,本人是著名京剧演员,曾在部队文工团工作,对戏曲耳濡目染,理解独到,他笔下的戏曲脸谱,呼之欲出,个性十足。

在赵志刚的书画作品前,我驻足欣赏的时间最长。他的作品共有二十多幅,山水、人物、花卉都有涉足,虽然称不上张张精彩,难得的是构思独特,生动有趣,出人意料。特别是那幅《沙漠王子》自画像,形神兼备、自然生动,双目炯炯,把一位历经艰险的贵族王子描绘得恰如其分。还有一幅作品令人发笑:明明画得不错的《紫藤小鸟》,却把签名盖章搞颠倒了,居然歪打正着,饶有拙趣。这些作品记录下了赵志刚在探索书画艺术道路上的真情实感。

我不禁想起一件事:多年前,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录制一盘音像带,请曹可凡、方雨桦朗读、赵志刚演唱《游子吟》《枫桥夜泊》《望庐山瀑布》等古代诗词。制作完成后,赵志刚要我陪同去拜访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,请求十发先生题名。程十发很热情地肯定道:“这是弘扬民族戏曲的好事,我支持。”当即写下“中国古诗词——越剧与歌”的墨宝,赠与赵志刚。志刚双手接过,兴奋不已,吐露心声:“程先生,我很想学习

书法和绘画艺术。”十发先生笑容可掬对赵志刚开起了玩笑:“有道理,你是‘越剧王子’,以后做了‘皇帝’总归要写‘圣旨’的,练好书法很重要。”莫非前辈大师幽默的鼓励正是赵志刚学习书画的动力?

几天后,我与赵志刚相聚嘉定,品尝农家菜。是夜,晚风习习,虫鸣声声,令人心情格外舒畅。志刚与我聊起习画初衷,原来,他从小喜欢美术,当画家是他儿时的梦想。从事越剧艺术后,只要有机会接触书画家,就甘当学生,虚心请教,特别是与年近百岁的大画家林曦明先生过从甚密,更是受益匪浅。在从艺经历中,他还有机会演绎黄公望、沙耆等历代绘画大家,更是深深体会到书画艺术与戏曲艺术共通的文化精神与意蕴。

疫情期间,志刚虽不能向名家当面求教,但对绘画痴迷不已的他竟然化名上网,参加国画艺术网络函授培训,认真学习。他告诉我:“开头,函授班只收取报名费人民币一元,我得知后马上参加,心想这也太值得了。哪想到后来,买教材、颜料、笔墨、纸张……一发不可收拾,最后算算,竟然花费不少。”我笑着调侃:“你这回是‘小吃大汇钞’了。”志刚却笑着回答:“我觉得很值得。作为演员,不可能一辈子活跃在舞台,多学会一门技艺,不仅增添了生活的乐趣,以后还可以运用书画艺术,多多参加公益活动,广结艺缘呢!”

原来,这就是“越剧王子”学画的初衷啊!



宁夏青,菜叶碧绿,茎枝小小,入口清爽甜糯,像冬天打过霜的小塘菜的味道。喜欢这种青菜的口味,产地宁夏银川有“小上海”之称,也让人生出亲切感。两周前买回的宁夏青中,一棵叶间顶生细小粉嫩的花蕾,几片叶与枝相交处,也呼之欲出地冒出芝麻般大小的花蕾。将它水养在小玻璃瓶中,仅一周,入水的茎枝就长出白色的茎须,顶部的小花苞顺枝叶长高,细细长长的,一丛丛错落着,拥挤着,摇曳着。两周光景,不知不觉中就吐蕾开花,盛开出朵朵正黄色的小花,花瓣四叶,干净而温润。菜花开得正当时。它以这样无拘无束生长的状态,慢慢融进夏的空气中。尝到冬天落霜青菜的味道,也遇见小小青菜盛开的黄色花朵,这无疑是一种小确幸。用心去寻找、去发现、去创造,去守护与细致体会,如此这般,即使一棵最普通的小青菜,其生命的进程和延续,也会带来愉悦。

宁夏青

汪洁

茶盅糕

我家以前有一块福禄印糕板,四方的木板,雕有桃子、石榴等图案,一次可做十六个印糕。做茶盅糕的茶盅,是家乡一带用来敬神祭祖的小酒盅,是酒盅茶盅两用的小炊具,现在也有用于喝功夫茶的,但以前农民人家没有喝功夫茶的享受。祖母做茶盅糕的手艺,我母亲大致学到真传。现在,我们偶尔品尝由母亲制作的茶盅糕,延续着对于旧时岁月和家人的情愫记忆。送点心到田头的,是家庭妇女或稍大一些的孩子。我爸妈吃完点心通常会到自家私有田摘茄子、药葫芦、青毛豆,或者拔一大把青草带回家给鹅吃。回家时走在河塘上,经过有田水流到河里的河滩时,我会小心观察一下有没有河虾趴在那里,如果有,就小心地蹑入旁边的水中,从其尾巴方向用两手轻轻拢近,快速拢住。餐桌上增加了一味河鲜,我回家的脚步也加快了。



阳光初显 (水彩) 张国卿